

本埠生活录

浮世怨妇

◆ 石 磊

在中心的边缘

女主角

◆ 南 妮

苦热了一天,黄昏应约去友人家里吃饭。在友人家的客厅里,遇见她。坐五望六的年纪,娇小玲珑,十分书卷气的美妇人,谈吐文静,气质清凉,暑天里相见,真是相宜。她的身边,陪坐着三十上下的儿子,安静,规矩,乖得匪夷所思,梦幻版的模范好男生。

然后就听她慢悠悠地说话,一句一句,很惊人地,居然,统统都是怨。

怨她的豪宅住起来不舒服,这里不对那里不妥,一路怨到装修工人,统统都是大大小小一箩筐的骗子。

怨私家宅院里的泳池,太脏太吵,怨邻居的小孩子,怎么可以在泳池里打水仗,妨碍她清凉游泳。座上客有人插嘴,啊?你家的泳池还脏啊?怎么会呢?

怨本城各处餐馆的洗手间脏得没个样子,啧啧啧啧。主人太太在旁边打圆场,呵呵,比从前总是好了一点点的。她才不要听这种无骨无肉的评语,一个媚眼锐利地横过去,这

种就叫好了吗?声音虽然不大,口气却是教授级的,一客厅的,无人再敢接嘴,纷纷低头喝茶。

然后再接再厉,怨某处的公务员小姐,坐在冷气丰足的房间里,递进窗口去的文件,一页一页慢腾腾细阅,办事手脚缓慢得像个中过风的老太太。她说,她在窗口外面酷热地站着,等得不耐烦的时候,看见公务员小姐的背后,贴着一标语,叫做人民是父母。她冷笑,说,这叫什么规矩,哪有父母站着熬热,子女倒坐着吹冷气的。我们这些听众,小心翼翼地轻笑起来,可是她不笑,密密锁着眉,一胸膛的气愤。

客厅里的气氛实在闷不过,主人太太立起来说,要不要去厨房看看烧的菜?她第一个说好,她带来一锅炖肉,正慢火炖在厨下。我跟脚去观摩,到了灶前,一边拍个小马屁说好香好香,一边伸手就掀开锅盖看一眼她的炖肉。结果,在我背后,冷冷地说,小姐,你做什么掀开盖

子?这样香气都跑掉了,肉汁都蒸干了。我吓得立刻回身跟她道歉真不好意思,看见她冰凉的媚眼,尖刀一样横着我,飏飏地,我赶紧溜回客厅,喝一盅滚热的普洱给自己压惊。

开饭了,我没胆子坐在她的身边,远远拣个座位坐下,听见她喋喋教导贴身坐着的儿子,先吃这个,后吃那个,这个应该怎么吃,那个不可以这样碰,三十好几的男人,乖乖地不敢乱说乱动。主人太太笑说,哪来那么多规矩?随便吃啦。她不肯,逼儿子用餐刀把炖肉切得四四方方。对的,她儿子,至今单身,无女敢嫁。

很久很久没有遇见过这样典范的怨妇了,这晚遇见,真是醒目。天下的怨妇有形形色色的怨态,而怨因,却只有一个:她们都太缺、太缺男人的爱和宠。

那晚,她儿子先回去做事了,后来是我开车顺路送她回家。她落车时,秀雅地跟我客气道晚安,缓缓背过身,走进家门。暗夜里,我望住她娇小清艳的背影,心里在叹,可惜了,她,那么好的教养,到头来,这一身的教养,反倒成了她的累赘,她在她的教养里无奈着,怨怒着,完全没办法豁出去,狠狠地爱一个男人,也让一个男人,丧心病狂地狠狠爱上她。实在是,好可惜。

都市 专栏



雨夜的弄堂里
王邦宪 摄

上海印象

第三条道路

她以为重逢……

◆ 叶倾城

她以为分手,会在一带攀满常春藤的墙边,月亮是微湿银钩,她微笑颌首,“好,保重。”转身去,长风掀她深烟灰红的大衣下摆,小蛮靴一步步,踏着苍凉。

然而却是拉拉扯扯,某一家餐厅门口。她全是哭腔,却硬撑着,“你说清楚,说清楚。”手死死揪着他不放,生怕一松手他会跑掉。他皱着眉,意识到周围好奇的打量,烦极了,最后一次按捺,“我还有事,我们以后再联络。”左右闪缩,躲她,像躲乙肝患者用过的碗筷。

她以为痛,会如虫咬噬大红锦缎,隐约黯淡而华美,她渐渐无言,清瘦,穿一条绕踝的缠綿碎花裙,抬头绽颜而笑,低头,一滴不為人知的泪没人卡布其诺。下班就回家,饭后在电脑前发呆,吃很多很多零食,任自己胖了好大好大一圈。就那几个常去的网站,无

聊地刷新又刷新,屏幕晃动模糊,原来是哗啦啦,落了一脸泪。哭着哭着,又去打那个早已停机一周、两周、一个月……的手机号码,明知是:“对不起,你拨叫的号码并不存在。”倔傲的机器女声,冷硬如斧,劈她的心。

她以为救赎,会是一双温暖的手,沉默而有力,为她拭泪,抱她在胸口,那么紧,到近乎窒息的程度,耳侧是他的低语,再不会了,让任何人伤害你。

她以为重逢,会在红尘滚滚的盛世街头,或者深秋湖畔,醉金烂碧的落叶铺满小径,抑或游人如织的泰姬陵里,骤然听见,永远不能忘的,他的声音……

其实就是他打电话来,道,“是我。”她正忙,“哪位?”他默然半晌,“我。”她还没听出来,带笑委婉道,“对不起……。”是更久更久的寂

爱上,可是一旦维珍出现,这个民亨却又立刻爱上了她。两段绝美的爱情都是属于维珍的。连维珍这个名字也比彩玲雅致得多,有想象得多。有时候是最善良的,有时候是最漂亮的,有时候是最有个性的,还有的时候集所有这些优点于一身。其他的女性角色作为对立面来烘托第一女主角或者来反衬男人们选择爱人的“有眼有珠”。友莉的邪恶,芮莹的平淡,彩玲的艳俗,通通都是女主角的手下败因,简直就是不战而亡的,连过招都不用。

所有的欢笑,所有的眼泪,所有的奇遇,所有的回忆,所有的恩怨怨,所有的传奇身世,都是第一女主角的。所有的男人们,深沉的浅薄的,有个性的平庸的,都会爱上女主角。争风吃醋角斗复仇全是为了这一个。别的女人像是空气一样的不存在。最出色的男子的爱情,当然是给予女主角的。两个、三个、三个以上的男角都爱上女主角,戏都是这么编法的。戏也就好看起来。公主总有落难时。这是编导的痴心了。他爱的女主角,定要让全世界都爱她。不管是不是想吃天鹅的癞蛤蟆,男人都喜欢抢天鹅,人家都在抢的东西他就是要抢,不抢不显其贵。越是难到手的越抢得起劲。男人的天性就是征服和打仗,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最优秀的

女人就是征战的目标。一台戏,全叫女主角唱去了。你要红,要搏出位,就一定要演女主角,否则你就是奋斗20年也白搭。

诗歌口香糖

无 题(38) ◆ 严 力

- 石油不算什么
上帝埋在人类脑子里的文物
据说被挖取了不少十分之一
如今科学家都信誓旦旦地传说
埋在那里的智商全都金光闪闪
- 千年来
碗的形状几乎没有改变
人心也相距很近
金子依然是昂贵的装饰用品
石头也还是建筑材料
没有一种物质可以篡改人性
- 网上能享受到的自由越来越多
但对那些具有飞鸟性格的人来说
则是谈网色变
他们已在思考如何能在
还没有撤下网络的泥土里飞翔
- 社会体制铺设了规范经营
商业的道路
但是很多人用飞机开辟了
桌下的航线
- 没有反省就撰写不了
文明史的下一页

总是想得太多

夏日香气 ◆ 戴 蓉

是什么让我觉察不到苦夏的漫长?

邻居铁窗外越爬越放肆的藤蔓终于结出了两个拳头大小的苦瓜。先前我猜了很久,那个有心人到底在花盆里埋下了什么种子?没想到答案如此另类。夏日的爬藤植物总是一发不可收拾,涂了一墙绿影,让只能制造出更多热浪的我们好生惭愧。

最风情浓烈的花和野食是在江西的一个小镇上看到的。公路边的小饭店没有空调,啤酒是暖的,一张黑沉沉的实木方桌却叫人心里踏实。偶然推开窗,窗外竟是一大片恣意生长的荷花,虽然花瓣收了起来,姿态仍然绰约。那一餐饭生鲜热辣,最后一道汤里意外地捞起了一把新鲜的薄荷叶子。

没有一个季节像夏天这样让人对树木心怀感激。一排树的影子,足以庇护一队等车和行走的人。树木高而密的花园仿佛被施了魔法一般,

一脚跨进去,整个喧嚣灼热的世界都被挡在外面,蝉鸣得人心神恍惚。

博物馆是夏日里静心的好去处。一只小小的瓷碗就足够沉迷半天。看不懂它的身价为何昂贵,并不妨碍欣赏它穿越了时间长河,宠辱不惊的美。好的作品是一种近乎天意的奇迹,阅历、才华和一腔热血交给窑变,不知那些一笔一画绘上去的花朵是否如想象中蓬勃、缠绵?一生之中,能这样虔诚地期待一次是幸福的。冰肌玉骨的瓷器是炎夏的一针镇静剂,沁凉直透到心里。

实在无处可去,可以看云。一直盯着云朵看,会发觉天空越看越蓝,蓝得澄澈,蓝得虚无。风大的日子,小小的云在天上相逐,地上的云影也就变幻了图案。大朵乌云堆积起来,暴雨就快来了。站在窗前等待大雨哗哗地落在焦渴的地上,雷声如期而至。

心若清凉,就能闻见夏日的香气。

把感觉留住

“T 型人”俞子维

◆ 张 洪

初见俞子维,会觉得这男孩儿哪里像周杰伦,带着墨镜,一副笑起来蛮酷的样子。等他进到室内,卸下眼镜,五官完整暴露出来,才发现,他原来生了一双“笑眼”,因为这双眼睛,那对小虎牙镶嵌得超级到位。

俞子维 23 岁,来自台湾科技大学,两年前,1 部 DV、1 台相机、1 个帐篷和 2 小包饼干,他用了 9 天时间,身上不带一分钱,“搭了 28 辆过路车,得到 42 人的帮助”,环岛一周,试验台岛人是否温情。回来后把这这段经历写成了一本书《流浪吧,男孩》,一度成了台湾“T 型人”(美国探普大学心理学家法兰克·法利把喜欢冒险的人称为 Thrill-seeker)的床头书。

9 天的经历,子维发现,台湾人很乐意助人,“在美国,15 次拦车才会停一次,而在台湾每 5 辆车就会有人来帮你。”子维说。

美国新闻记者 Mike McIntyre 的书《不带钱去旅行》是子维“空囊环岛游”的“火花”,Mike 放弃了优越的工作,把身上仅有的 3 块多美元捐给了银行门前的游民,不携一文从美国西岸走到东岸(大约是台湾从头部到尾距离的 17 倍),经过这趟旅行,他写道:“我知道,自己永远不再是从前的那个我。”

开始这趟行程前,子维向 Mike 效法,对自己约法三章:不花钱、不带钱、不接受金钱或车票援助。

旅途中,20 多部车幸运地被子维搭上,从高级宾士、休旅车到大卡车、饲料车、拖车、水果货车和小摩托,几乎无所不有。旅途中,他不仅吃过意大利面,泡过温泉,还有幸去酒吧看 show,几乎天天有酒喝,甚至吃过一碗 270 元的冰。

然而,他 9 天的旅费最终是 0。因为不知道自己的下一餐在哪儿,子维在流浪途中收到的东西一直舍不得丢,9 天后,他自觉与前不同:“让我懂得惜福”。

除了做“T 型人”,子维还创建了一个 Free Hugs——拥抱梦想工作室,其实,就是大陆街头的抱抱团,只不过他是单枪匹马。在台湾,他“免费拥抱”了几千人,从小孩子到老阿婆,有小阿妹在网上惊呼:妈妈已经好久没有抱我了,她竟然抱了你!还有人被抱后流下泪来,问及多久没被抱过:彼答:断奶后再没有过。

前不久,子维把他的 Free Hugs 搬到了大陆。在万里长城上,他把 120 多人拥入怀中,“爸爸抱完抱妈妈,妈妈抱完抱小孩儿,几乎来自全国各地的人都抱到了。”说这话时,子维俏皮地挤了下眼睛。